

# 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

李永乐

(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江苏徐州 221116)

**内容提要:**系列博物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围绕某一主题构建的若干博物馆的集合体,集合体内单个博物馆之间相互联系、互相支撑,形成完整的保护与展示体系。系列博物馆群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数量性、空间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其与线性文化遗产的主题特征、空间特征和资源特征高度契合,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最佳路径与模式之一。地域特色文化、相对均衡布局、文化市场潜力和遗产存在形式是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构建的主要依据。以京杭大运河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的构成。

**关键词:**系列博物馆群 线性文化遗产 京杭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G260;G112

**文献标识码:**A

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sup>[1]</sup>。线性文化遗产包括或部分重叠于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历史路径(historic pathways)等,运河、道路、城墙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众多,其中以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城(1987年)、中国大运河(2014年)和丝绸之路(2014年)最具代表性。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场所,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在线性文化遗产沿线区域建设了多座博物馆。英国在世界文化遗产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沿线原14个重要的要塞处都建有博物馆,比较知名的有位于切斯特罗马要塞(Chesters Roman Fort)、豪资斯坦罗马要塞(Housesteads Roman Fort)以及博得瓦德罗马要塞(Birdoswald Roman Fort)的博物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酒泉、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等地均建有展示丝路历

史与文化的“丝绸之路博物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运河博物馆以山东聊城的“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浙江杭州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和江苏淮安的“运河博物馆”最具代表性,在局部地区,如杭州拱宸桥历史文化街区和淮安清江浦历史文化风貌区,多座运河博物馆集中分布。线性文化遗产沿线现有博物馆在遗产保护与展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题不鲜明、展示内容交叉重复、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系列博物馆群”概念的提出,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反过来,又能有效地指导这种实践。

## 一、系列博物馆群的概念与特征

“系列博物馆群”的概念,系借鉴生物学中“生物种群”和经济学中“产业集群”的概念而引入。所谓“系列博物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围绕某一主题建设的多座博物馆的集合体,集合体内单个博物馆之间相互联系、互相支撑,形成完整的保护与展示体系。系列博物馆群

收稿日期 2016-04-22

作者简介 李永乐(1975—),男,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特聘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京杭运河(江浙段)文化遗产资源群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14BGL085)。

虽然由单个博物馆构成,但并不等同于单个博物馆的简单组合,而是具有自身的特征。

系列博物馆群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数量性。系列博物馆群有一定的密度、结构比例(不同类型、主题、规模等博物馆的结构比例)等。单位面积内博物馆的数量特征对系列博物馆群的结构与内在机理往往产生重要影响。第二,空间性。系列博物馆群有一定的分布区域与分布方式,一般取决于其所要保护与展示的自然或文化遗产的存在地域、形态与方式。在空间形态上,系列博物馆群往往呈现为线状或带状分布,也可能呈面状分布。第三,整体性。系列博物馆群内部组成要素通过相互之间的融合互补,形成完整的系统体系,从而使系列博物馆群具备了新的质的规定性,呈现出单个博物馆所不具备的性质与功能。第四,层次性。系列博物馆群内部组成要素存在差异,包括类型性质的差异、表现主题的差异、规模大小的差异以及空间分布的差异等,这种差异使系列博物馆群内部结构存在层次,各层次之间不是混沌的,而是有条理、有秩序的,互为补充、互相支撑。

## 二、系列博物馆群与线性文化遗产的高度契合

### (一)与线性文化遗产的主题特征高度契合

线性文化遗产是主题性文化遗产的集合体,其形成与历史上人类的主题性事件和现象密切相关,包括文化与经济交往、宗教朝拜、货物与贸易运输、政治协商或军事防御等。建于19世纪中叶的世界文化遗产塞默灵铁路(Semmering Railway),是奥地利国内和国际贸易以及塞默灵地区开发的重要运输通道;北非著名的乳香贸易路线“乳香之路”(Land of Frankincense),是联系地中海、红海、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等地间的经济与贸易路线;西班牙和法国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宗教(基督教)文化交流线路。线性文化遗产在统一的主题之下,可以分解为众多的分主题,如丝绸之路线性文化遗产,“丝路文化”的统一主题,是由丝路民族文化、佛教文化、玉石文化、邮驿文化、建筑文化、马文化等分主题构成。

系列博物馆群是围绕某一主题的博物馆的集合体,主题性同样是其鲜明属性。系列博物馆群内部具有层次性,可以兼顾线性文化遗产统一主题与分主题的保护与展示。一般来说,在重要节点城市或地区,考虑建设表现统一主题的综合

性博物馆,使参观者全面了解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脉络和发展历程;在特色文化资源分布的地区,考虑建设表现分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对线性文化遗产的各方面进行深入的保护与展示。

### (二)与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高度契合

线性文化遗产空间上呈现两大特征:第一,空间尺度大,跨越范围广。日本的线性文化遗产“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Sacred Sites and Pilgrimage Routes in the Kii Mountain Range),连接奈良和京都,遗址区面积495公顷,缓冲区面积1137公顷。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经过的路线长度大约5000公里,遗产区面积约42600公顷,缓冲区面积约190000公顷<sup>[2]</sup>。英国和德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古罗马帝国边界线”(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从英国北部大西洋海岸,穿越欧洲到达黑海,再经过红海、北非到大西洋海岸,蜿蜒5000公里。第二,整体呈线状或带状空间结构,局部地区遗产点集中呈面状分布。如京杭大运河的某些重点地区,或因运河而兴盛、社会经济繁荣,或因特殊地形地貌、水利科技高度发达,运河遗存往往集中分布。江苏扬州城区拥有大运河遗产点上百处,一半以上和历史上繁荣的商业文化密切相关;山东济宁南旺枢纽遗产区,集中分布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点七处(十里闸、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门遗址、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南旺分水龙王庙遗址、寺前铺闸),是最能体现大运河水利科技水平的地区。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应该充分考虑其空间特征,立足整体,统筹兼顾,建立全面、系统、高效的保护与展示体系。

系列博物馆群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中体现出全面性和系统性的优势。通过众多的单个博物馆,系列博物馆群能够在在大尺度空间内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展示;通过局部地区博物馆的聚集,又能够实现对遗产集中分布区的重点保护与展示。系列博物馆群的空间结构表现为单个博物馆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空间分布形式,单个博物馆是以“点”的形式存在,局部博物馆集聚区呈现为“面”状空间结构。通过合理设置博物馆的距离、密度等空间组合关系,使系列博物馆群内部各个“点”与局部“面”联结成系统、完整的博物馆网络,从而有效破解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带来的难以整体保护的困境。

### (三)与线性文化遗产的资源特征高度契合

线性文化遗产的时空属性决定了其资源特征,即遗产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古罗马帝国边界线”遗产资源包括城墙、壕沟、要塞(堡垒、碉堡)、炮台、瞭望塔、道路、驿站、城堡和民居遗址等,其中仅位于德国境内的“北日耳曼—雷蒂安界墙”(Upper German-Raetian Limes),就有超过60座堡垒和900座瞭望塔。京杭大运河遗产资源体系庞杂,遗产点至少有2000个,核心是水利工程遗产,包括水道遗产<sup>[3]</sup>、水源工程遗产<sup>[4]</sup>、水工建筑遗产三种类型,水工建筑遗产又可具体分为堤坝、涵洞、闸、水利枢纽、纤道、码头、渡口、船坞、桥梁、水文站等<sup>[5]</sup>。除了水利工程遗产,京杭大运河遗产资源还包括水利工程相关遗产、聚落遗产、其他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档案遗产等。

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的资源特征,系列博物馆群可以发挥其特有的多元性优势:第一,系列博物馆群由多个博物馆组成,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合理测算、安排博物馆规模与密度,扩大自身的容纳量,尽可能对线性文化遗产众多的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与展示。第二,在对线性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分类的基础上,系列博物馆群通过不同主题的博物馆,把属性相同或相近的遗产资源分门别类进行保护与展示,基本实现主要遗产类别的全覆盖。第三,系列博物馆群既包括传统类型的博物馆,又可建设活态展示馆、生态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等新兴类型的博物馆,适应不同存在形态的遗产资源保护与展示的需要。例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宜建立活态展示馆;对于古镇、古村或历史街区等聚落遗产,则可以建成生态博物馆。在展示内容与建构模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性,使系列博物馆群对线性文化遗产复杂多样的遗产资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综上所述,系列博物馆群与线性文化遗产的主题特征、空间特征以及资源特征高度契合,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最佳路径与模式之一。

### 三、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布局主要依据

#### (一)地域特色文化是核心依据

线性文化遗产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主题,但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沿线不同的遗产区域又各有其特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是指线性文化遗产某一区域在特定的自然

和社会经济环境中孕育而成、积淀传承下来的独具地方人文特色的文化底蕴,是线性文化遗产不同地段文化内涵的根本属性,是一个地段区别于其他地段的本质特征。例如,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公里,流经现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个省,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历经2500年的发展,形成了各地鲜明的运河特色文化。济宁汶上南旺,是京杭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点,南旺水利枢纽是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之一,水利科技文化由此成为济宁南旺地区的运河特色文化。“扬州繁华以盐盛”,扬州是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和盐商活动中心,盐商群体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经济、建筑、文化、民俗等,扬州城区现存中国大运河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点六处,均与盐商密切相关,盐商文化是扬州运河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地域特色文化是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最基本、最核心的依据,也是最重要的依托。地域特色文化规定了系列博物馆群组成要素的主题与特色,沿线各地在构建系列博物馆群的过程中,只有准确识别、深入挖掘不同地段的特色文化,围绕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文化脉络,科学定位本地博物馆主题,才能全面而又准确地保护与展示线性文化遗产,也才能充分彰显本地区在整个线性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地位。现实中,沿线某些地区在博物馆筹建过程中,过分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追求博物馆表现主题全覆盖,往往造成“千馆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这种倾向要引起高度重视。

线性文化遗产沿线不同地区往往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主题,这些地区的博物馆尤其要注意相互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从不同的侧面展现文化主题。济宁南旺地区和江苏淮安清口地区都是京杭大运河水利科技文化集中体现之地,但两者的差别是:南旺水利枢纽所在地区地势最高,解决的是水源缺乏和分水问题;清口地区是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清口水利枢纽的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世界领先的治理多沙河流技术、防汛高水位的堵决技术以及箱式船闸建造方面。两地建设运河水利博物馆,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展现运河水利技术的辉煌成就。

#### (二)相对均衡布局是空间原则

线性文化遗产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化活动在空间上的移动,这种移动具有连续性,表现为线性文化遗产资源空间分布的连续性,要对线性

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与展示,系列博物馆群组成要素在空间上就需要整体连续布局。线性文化遗产沿线拥有较鲜明地域特色文化的区域或城市,都应该建有相关的博物馆,各个博物馆之间尽量保持相对均衡的空间距离,这既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内在要求,也方便尽可能多的居民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促进文化传播。

相对均衡布局并不是指绝对均匀分布,博物馆的主题、规模、数量都要因地制宜,根据文化地位、城市规模、遗产数量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在线性文化遗产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节点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可以布局规模较大的博物馆,这类博物馆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如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山东聊城、济宁,杭州等地,可建展示运河文化的博物馆;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安,甘肃兰州、酒泉,乌鲁木齐等地,可建展示丝路文化的博物馆;茶马古道沿线的云南大理、丽江,拉萨等地,可以建设展示茶路文化的博物馆。特色文化区的博物馆,则不必贪大求全,要注重专业性和深入性,如京杭大运河沿线济宁、淮安、浙江嘉兴等地可以分别考虑建设运河水利科技博物馆、漕运博物馆、船文化博物馆等。文化内涵丰富、遗产资源密集的区域,可以布局多座博物馆,如扬州地区,运河文化中的盐商文化、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漕船文化、园林文化、民俗文化等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遗存,适宜布局多座运河专题性博物馆。

### (三)文化市场潜力是参考依据

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存、修护、研究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为公众提供知识,从事文化传播的重要教育机构。现代博物馆运行理念从“藏品中心”逐渐转向“公众中心”,经营的核心是为观众、社区和社会提供展示教育和开放服务<sup>[6]</sup>。文化市场潜力是民众、社区和社会对文化市场需求所能达到的最大值,反映了一个地区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文化市场潜力的高低,是能否充分发挥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教育功能与文化传播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区域文化市场潜力,主要从区域人口数量、区域教育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博物馆建设的物质基础,人口数量、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了博物馆参访者的数量,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往往反映一个地区文化市场的规模和成熟度。

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的最终目

的之一是利用博物馆来促使更多的参访者感受、认知线性文化遗产的内涵,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应对拟建博物馆所在区域的文化市场潜力进行科学评估,将评估的结果作为确定该地区博物馆建设数量和规模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沿线文化市场潜力较高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挥优势,建设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博物馆;对于目前文化市场潜力不足,但地域特色文化比较突出的地区,可以先建设少量规模适度的专题性博物馆,预留增建和扩建空间,待未来文化市场培育成熟时,再行增扩建。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发达的旅游业正从“西湖时代”走向“运河时代”,具备建设运河博物馆的有利条件。杭州顺势而为,建设了“一主多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运河手工艺活态展示馆)的运河博物馆集聚区,取得了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 (四)遗产存在形式是重要影响因素

系列博物馆群保护与展示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系列博物馆群的类型、形态、建构方式等受线性文化遗产存在方式的影响与制约。线性文化遗产是多种类、多形态文化遗产的族群,按照存在方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又分为可移动文化遗产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特别是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基本上涵盖了各种存在形式的文化遗产类型,有的遗产点还是多种形态遗产的复合体。

京杭大运河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除了运河水利工程遗产,还包括古遗址(如城门遗址、砖窑遗址等)、古建筑(如盐商住宅、工业厂房、寺庙、行宫等)、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音乐(如运河船工号子)、传统戏剧(如徐州丁丁腔)、传统技艺(如扬州“三把刀”)、民间信仰(如金龙四大王崇拜)、民间文学与传说(如宿迁大王庙、扬州邵伯铁牛、高邮耿庙神灯的传说)等,是运河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识别运河文化身份的重要依据<sup>[7]</sup>。运河古镇、古村、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体,大量居民生活其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是典型的

表一// 京杭大运河系列博物馆群构成

名称	选址	核心依据与依托资源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北京、杭州、聊城、扬州	北京、杭州是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的大城市;古运河扬州段是运河的滥觞,扬州因运河成为历史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是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之地;因会通河的重要地位,历史上聊城是运河九大商埠之一
漕运博物馆	淮安、济宁	明清两朝,淮安是京杭大运河漕运指挥中心、漕粮转运中心、漕船制造中心;元、明、清三代,济宁设有众多河道管理机构,“公署特多于他郡”,有“七十二衙门”之称
运河水利科技博物馆	济宁、淮安	济宁南旺水利枢纽和淮安清口水利枢纽代表了运河水利工程科技的最高水平
运河码头遗址博物馆	德州、淮安、扬州	山东德州历史上是四大漕运码头之一,现存运河码头建筑群整体格局基本保存完整;淮安码头镇是历史上的黄、淮、运交汇处,是古代“南船北马”交通运输方式的分界点,惠济、通济、福兴三闸遗址所在地;扬州江都邵伯码头是大运河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点,保存完整
运河船闸遗址博物馆	聊城、济宁、淮安	聊城阳谷的阿城下闸、阿城上闸、荆门下闸、荆门上闸,济宁汶上的十里闸、柳林闸、寺前铺闸,淮安的清江闸、双金闸等都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首批遗产点
运河古纤道遗址博物馆	苏州	江苏苏州吴江运河古纤道(旧称“九里石塘”),是京杭运河上唯一留存至今的古纤道,同时还被用作驿道和泄洪道,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
运河堤坝(遗址)博物馆	沧州、衡水、泰安、济宁、扬州	河北沧州东光连镇谢家坝、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山东泰安东平的戴村坝、济宁汶上运河砖砌河堤,扬州江都邵伯古堤都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
运河钞关(榷关)博物馆	聊城、淮安	聊城临清钞关是运河七大钞关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钞关遗存;淮安钞关是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钞关
运河邮驿(馆驿、驿站)博物馆	北京、台儿庄、扬州、苏州、嘉兴	北京潞河驿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驿站;扬州高邮孟城驿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驿站,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点,目前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山东台儿庄的台庄驿、江苏苏州的横塘驿、浙江嘉兴的西水驿等也曾经是运河重要驿站
运河仓栈(仓窖、仓储、仓廩)文化博物馆	北京、天津、德州、杭州	北京的南新仓现保留古仓廩9座,是保存最完好的皇家仓廩,是漕运史和仓储史的历史见证;天津武清十四仓遗址是元代漕运历史的重要佐证;德州现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运河仓储建筑群,有的至今仍在在使用;杭州富义仓规模宏大,是大运河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点
运河古窑遗址博物馆	徐州、无锡	江苏徐州窑湾古镇因当地人垒土成窑,用运河中的淤泥烧制日常用品而得名;明清时期,江苏无锡运河河畔大窑路是江南砖瓦生产重要基地,现存有古窑址108处,保存较完整的有10余处
运河镇水兽博物馆(祭祀文化博物馆)	北京、济宁、宿迁、淮安、扬州	运河镇水兽在沿线均有分布,北京、山东、江苏较多,北京至少有17尊镇水兽,山东段有10余尊 <sup>[12]</sup> ;江苏宿迁、淮安、扬州等地保留有不少祭祀水神、行业神的祠庙
运河盐商博物馆	扬州	盐商文化是扬州运河特色文化。个园是扬州盐商黄至筠的宅邸私家园林,汪鲁门宅和卢绍绪住宅是扬州盐商旧居和豪宅的代表,盐宗庙是扬州盐商供奉盐业始祖、举行祭祀仪礼的场所
运河老字号博物馆	天津、苏州	据统计,天津、苏州分别有37项、25项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形成、发展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运河船文化馆	淮安、扬州、嘉兴	淮安、扬州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漕船制造基地,侧重漕船文化;嘉兴地区的莲蓬荡网船会是国内唯一一处水上庙会活动,赴会民众均与运河水系有关,侧重民俗文化
运河水文化博物馆	扬州、杭州、聊城	扬州是全国唯一一座与古运河同龄的城市;杭州水文化特色鲜明
运河救捞博物馆	镇江、淮安	镇江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成立于清代的镇江救生会是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救生组织;历史上淮安是黄、淮、运交汇之地,水患频发

续表

运河活态博物馆	沿线主要聚落遗产区	山东聊城临清的中州历史街区,济宁微山的南阳古镇;江苏徐州新沂的窑湾古镇,宿迁的皂河古镇,淮安的河下古镇,无锡的清明桥历史街区,苏州的平江路历史街区、山塘街历史街区;浙江湖州的南浔历史地段,杭州的拱宸桥西历史街区、小河直街、大兜路历史街区等
运河工业遗产博物馆	无锡、苏州、杭州	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常州等地区的运河工业遗产遗存丰富,据统计,沿运河工业遗产点无锡有122处,苏州60处,嘉兴45处,杭州41处,常州36处 <sup>[13]</sup>
运河名人博物馆	北京、济宁、淮安、扬州	治水名人、商业名人、文化名人等与运河有关的知名人物的活动地区、故居或墓葬所在地
运河文学馆、楹联馆、诗赋歌谣馆	北京、泰安、济宁、淮安、聊城、德州	以运河为对象或涉及运河生产、生活场景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刘绍棠作品等)和民间传说的诞生地或故事发生地
运河传统技艺、工艺美术活态展示馆	天津、临清、常州、无锡、湖州、杭州	天津泥人与杨柳青年画、山东临清贡砖烧制、常州梳篦制作、无锡惠山泥人与锡绣、湖州湖笔制作、杭州张小泉剪刀锻制等都是运河环境孕育或依托运河广泛传播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民俗馆	北京、天津、无锡、扬州、嘉兴、杭州	北京的运河文化庙会、通州开漕节,天津的“皇会”,无锡的河灯会、提灯会,嘉兴的网船会,杭州拱墅元宵灯会等
运河传统戏剧曲艺馆、武术杂技馆	北京、天津、沧州、徐州、扬州、苏州、杭州	京剧、昆曲、评剧、梆子戏、扬剧、苏剧、锡剧、丁丁腔、哈哈腔、柳琴戏、淮海戏、江南评话、北京评书、山东大鼓、杭州小热昏等戏剧曲艺以及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等的产生、演变或传播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活态遗产。

针对不同存在形式的遗产种类,需要相应地构建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以期达到最佳的保护与展示效果。对于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可以依托遗产本身,在原址建设遗址类博物馆,直观地还原与再现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建筑与遗址、建筑与环境、环境与遗址的有机结合,通过展示遗址本身的形成与变迁,实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功能<sup>[8]</sup>。对于可移动文化遗产,适宜新建博物馆进行陈列,注重藏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陈列方式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技艺、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应该建设活态展示馆,集器物展示、现场表演、参与体验、现场教学为一体<sup>[9]</sup>,注重以“人”和“制作”、“展演”、“活动”为核心的“活态展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视觉化、可展示、可参与的博物馆体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sup>[10]</sup>。对于村镇、街区等文化遗产资源,可以采用生态博物馆模式,将生态环境、景观和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博物馆的范畴<sup>[11]</sup>,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生环境中得到保护与展示。

### 河实证分析

京杭大运河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是巨型的活态遗产,时空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遗产形态多样,要实现京杭大运河的有效保护与展示,就需要统筹规划,建设系列博物馆群,初步构想如表一。

京杭大运河系列博物馆群的建设,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系列博物馆群的组成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表一中所列博物馆,远不能穷尽京杭大运河系列博物馆群的全部,随着运河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沿线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系列博物馆群的组成会增加,博物馆的选址也会有所调整,政府应鼓励有条件的沿线地区积极承建相关博物馆。

第二,系列博物馆群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坚持宏观规划、科学论证、分步实施、逐步完善。考虑沿线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整体设计的框架内,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可以先缓一缓,确保将每座博物馆都建设成为有特色、有品位的文化精品。

第三,系列博物馆群的建设要尽量依托京杭大运河景观、遗址和原有建筑,一来更好地保护

运河遗产,二来可以有效提升博物馆文化品位,丰富博物馆文化内涵。杭州已经建成开放的刀剪、伞、扇、工艺美术四大博物馆,靠近古运河河道和著名的拱宸桥,充分利用杭一棉(通益公纱厂)、桥西土特产仓库、红蕾丝织厂等运河工业遗产建筑,实现了河道景观、历史建筑、工业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值得各地借鉴。

第四,运河博物馆要融入周边历史文化保护区、文化创意园区、文化旅游区,才能吸引更多受众,最大程度地发挥博物馆的功能。例如,杭州富义仓遗址博物馆、淮安钞关遗址博物馆、扬州邮驿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及南新仓遗址博物馆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富义仓文化创意园、里运河历史文化长廊、高邮南门大街历史地段、通州运河公园、南新仓文化休闲街的整体规划,做到有机统一、相得益彰。

[1]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2]李永乐:《类型演变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动向研究——兼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新华文摘》2015年第2期。

[3]张廷皓、于冰:《京杭运河水运、水利工程及其遗址特性讨论》,《文物》2009年第4期。

[4]谭徐明、王英华、李云鹏、邓俊:《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及价值评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5]俞孔坚、李迪华、李海龙、张蕾:《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6]陆建松、厉樱姿:《我国博物馆展示教育和开放服务现状、问题和对策思考》,《东南文化》2011年第1期。

[7]李永乐、杜文娟:《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中国名城》2011年第10期。

[8]李鄂权:《关于遗址类博物馆传播功能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博物馆》2010年第1期。

[9]陶学锋、许潇笑:《从“无形”到“有形”——杭州手工艺活态展示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1年第1期。

[10]单霁翔:《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

[11]金露:《生态博物馆理念、功能转向及中国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12]王元林:《京杭大运河镇水神兽类民俗信仰及其遗迹调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3]朱强:《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工业遗产廊道构建》,北京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页。

(责任编辑:王霞;校对:徐秀丽)

## Serial Museums Cluster Along the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A Case Study

LI Yong-le

(“The Belt and Road” Research Institut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serial museums cluster refers to the aggregation of museums that are established within a certain geographical area for a certain theme. These museums are interrelated and supportive to each other, forming a complete system of protection and exhibition. Serial museums cluster has four basic features: quantitative, spatial, integrative, and hierarchical, which is in close line with linear heritage. Serial museums cluster provides one of the best approaches and model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exhibi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he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e, balanced distribution, market potential, and heritage forms are main consideration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veloping the serial museums cluster. The Great Canal is studied as a typical case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Serial museums cluster;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he Great Canal